

直到臨終才等到的父子和解，北醫附醫愛滋病防治中心的故事

阿鐵是位畫家，藝術天賦高，住院期間還曾為醫院製作衛教相關的文宣品，且自動為愛滋病防治中心設計 LOGO。生長於臺灣離島的他，初次性行為發生在 16 歲，上大學後接觸到毒品，後來染上愛滋病。

一個轉彎，讓他的人生不再只是拐角換了一章情節，而是翻轉到了不同世界。

1998 年時，阿鐵染上愛滋卻無規則服藥，直到 2013 年住院，因為家庭關係疏離，父親不願意面對兒子的病情。2017 年到 2020 年間，阿鐵曾多次住院，但因為服藥遵從性差，以致於病毒控制不穩定，還合併其他感染問題，甚至產生抗藥性。在不遵從按時服用治療藥、濫用藥物上癮、進出醫院和監所間的種種循環與折磨中，也令他的父母感到無奈、拒絕給予醫療外的經濟協助。



看似冷冰冰的親子關係，其實藏於內心的是愛。平時阿鐵到醫院門診時，他的父親總是徘徊於大診區外面，起初連醫師都不知情，後來因為用藥問題，需要詢問家屬，才知道原來站在大老遠處的那位先生，就是阿鐵的父親。儘管親子關係不融洽，父子關係凍到極點，但能感受到阿鐵的爸媽很在乎這個孩子，也愛到極深，不然不會大老遠來陪伴看診。【左圖：北醫附醫愛滋病防治中心團隊對病人隱私保護不遺餘力】

阿鐵的病到了後期，情況並不好，進食狀況不佳也不願意對家人說，加上併發症問題，心臟科醫師建議要做些檢查，於是他先找到愛滋病防治中心團隊，表明自己沒有錢，但不想要跟家人說。後續住院期間，他還曾經逃院「投奔」非政府組織（Non-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, NGO）團體。後來，還是 NGO 團體的社工打電話給阿鐵父親，醫院才找到人。

2020 年，阿鐵因心臟及腎臟器官開始衰竭，多次住院與藥癮也導致他精神狀態紊亂，經常在病房大吵大鬧，愛滋病防治中心團隊為此開了一場跨團隊會議，思考照護方式。同時團隊也跟早期就與阿鐵家人有聯繫的 NGO 社工了解，才知道阿鐵明白自己時日不多了，希望跟家人討論安寧課題。至此，社區力量與醫療能量是彼此鏈節在一起的。

快走到生命盡頭的阿鐵，與家人觀念落差和心結仍然未解，儘管住院期間，父親願意前來照顧，但阿鐵還會把父親趕出去，後來是在安寧團隊協助下，直到臨終前，父子才有了和解機會。

過程中，顯見阿鐵的家庭支持系統相對薄弱，住院期間也沒其他人來探病。直到有次，護理人員送來一塊蛋糕，只見他猛啃，彷彿餓了好久，吃完後沒隔多久時間，阿鐵就在睡夢中離世了。後來，家人以他的名義捐了輪椅給醫院。

阿鐵的經歷看似是一段生命起伏的故事，卻是涵蓋了一個病人、一個不願接受現實家庭到一個醫療團隊、社區照護全局觀的縮影。

要溝通才不會有遺憾、不要斷了溝通管道、不要戴著有色眼鏡看愛滋病人者。

其實多半家人彼此心理會猜測，但多半父母不願去面對或接受。甚至曾有父親還噙聲：「如果是這樣（性向不同），我就去死好了！」那等於阻斷了彼此間的溝通之路，就像阿鐵父子一樣，有次洪慧彤個管師去訪視阿鐵父親，她聽到的都是父親對兒子的稱讚，舉凡阿鐵功課好、很優秀，能感受到他覺得自己兒子很棒。

「如果阿鐵父親一開始就接受兒子是男同志，我相信待在安寧病房時的結果會不一樣。」洪慧彤感嘆，從這些患者身上學到，愛要及時表達。人需要愛與被愛才會圓滿，或許這個圓滿不一定完美，但只要是自己能接受的結果，就沒有遺憾。（文/節錄自《生命關鍵、健康永續—北醫附醫全人醫療的溫柔革命》）【下圖：愛滋病防治中心團隊合影，他們把每位患者當朋友般幫助】

